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四十一回 遇蠱毒蕭推彩艾 覓邪術觀唆童蒙

主作偏房運已衰，婢為側室數猶奇。小人女子真難養，佞癡無端又肆欺。

卻說任香兒自夢卿死後，見雲屏仍教春曉住在東一所內，心甚不樂。彩雲私向香兒道：「官人在家，久已將春大姐看在眼中。況又有太太作主，大娘、三娘尚見機而行，你我何必空作惡人？」香兒聽說，把眉尖兒逗了一逗，冷笑不語。到晚上宿的童氏悄悄向香兒道：「自二娘去世以來，我們若到東一所，春大姐還是往常的舉動。惟有那別的丫頭，一個個借黃米還黑豆樣子，好不達理。在春大姐面前，那一種小心，竟與事奉正經奶奶差不多，著實令人看不上眼。別人還有可怨，只那無恥無羞的彩蕭、彩艾，放著正經舊主人毫不在意，卻在那不三不四的身上一味討好，可氣可氣！」香兒道：「前者與二娘上墳，你兩個姪兒為何不去？」童氏道：「不瞞奶奶說，我那兩個姪兒在老主人時，便服事太爺，原指望大爺發捷，他兩人亦得好處。不想童觀年幼老實，誤受道士作弄，被二娘一句話打入雜貨行裡。後來大爺出兵，連童蒙亦不帶去。弟兄兩個，隨吃隨穿，並無一點出息，拿什麼去出官分金？」香兒道：「現今如何？」童氏道：「蒙奶奶洪恩，將兩個踏入地裡的人立刻提到天上。目今出息亦有，體面亦有，連我老婆子亦興頭多少！」香兒道：「他兩個說我如何？」童氏道：「他兩個說，知恩報恩，但有用他之處，無不盡心極力。」香兒聽說，滿心歡喜。

因又說道：「你看春大姐的事將來能成否？」童氏道：「為什麼不成？大爺原有意在先，大娘、三娘又都撮合。舅太太、姨太太、親家太太們又都誇獎，況且生的與二娘竟像一胎雙生的姊妹。加著扶持小公子小心謹慎，已有十分成手。只恐將來得了地，與奶奶們有些不便。」香兒道：「他敢小視我不成？」童氏道：「他比不得二娘，他嘴裡有，心裡有，又靈利，又乖滑。笑笑在臉上，惱惱在心裡，奶奶必須防備。」香兒道：「明槍好避，暗箭難防。終日耳鬢斯磨，如何防備得來？」童氏道：「先下手者為強，後下手者遭殃。須尋個好法子方妥。」香兒道：「薑是老的辣，這法子非你不可。」童氏便向香兒的耳邊不知說些什麼，香兒益加提防。

這日正值五月初陽，時當插艾節及浴蘭，處處包菰，家家掛索。順哥身穿彩衣，臂係靈符。先是春曉抱到愛娘房裡，愛娘在順哥的鼻孔耳竅上插些雄黃，以避瘟氣。然後自己又抱到雲屏房裡，雲屏將一串驅瘟紫金百寶香珠掛在順哥胸前，隨即同愛娘抱到康夫人上房，康夫人看著要笑了一回，順哥歪著身子要往外去，旁邊彩艾便接在懷內道：「咱看四娘、五娘去來！後面彩蕭跟著，到得香兒房裡。順哥看著香兒，啣啣唔唔，笑聲不已。香兒接過手去，臉對臉兒親了幾個嘴，因說道：「作娘的無什麼給你，有個艾虎兒，給你耍耍罷！」因將一個絕精的艾虎拴在順哥的褲涎帶上。復又抱在一張八仙桌子上戲耍。

桌上盤內，恰有兩個蒲葉迭成連蒂方勝粽子，被順哥抓在手內，用嘴不住啣住。香兒笑向彩艾道：「這都春姨娘將此子養壞，看見食物，如此嘴饞。然這是冷貨，給他吃不得，由他拿去作耍罷。」因又架著順哥的手，說道：「你拿這粽子去與你二娘看，他是個巧人，看迭的好不好？」說畢，便將順哥遞給彩艾。

彩艾接來，彩蕭一邊引門著出了西一所，又去看彩雲。彩雲早給順哥作的大紅羅衫，上面係著長命縷並綵帛作就的五毒及蔥蒜玉瓜扁豆之類，忙取來與順哥穿好，戲耍一回。順哥又要往外去，彩艾即從西廂抱到東廂。彩蕭隨定，在晚翠亭，午夢亭，晚香亭各處閒走一周。然後過假山，又到九臯亭看菖蒲。兩個粽於卻落在水邊。彩蕭道：「這點東西，四娘才說不用給他吃。如今拿了來，倘被大娘、三娘看見，不要說你我粗心。依我說，不如你吃了，倒是正經。」彩艾道：「正是正是，何不咱倆分吃。」彩蕭道：「兩個無半茶鐘米，也值得推讓。」說罷，用於接過順哥，從鬢邊籠下載的石榴花來，拈著與順哥看。這邊彩艾將粽子吃完，才一同進東一所不提。再說這粽子乃童氏安排算計春曉的，不想被順哥拿去。料想此計難成，因又與童觀商議，另尋妙法。童蒙見童觀又與那些僧道來往，恐再落煉汞圈套，苦苦攔住。童觀便將香兒要擺佈春曉的話明白告訴。童蒙道：「不可不可！二娘在日，我弟兄雖不得時，然卻是自取。至於春大姐與我們何仇，定要害他？」童觀笑道：「哥好糊塗！我協同需大叔管辦家務，是誰的氣力？今日四娘既有此事，我們用些力量，也算是報恩。」

俗話說得好，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將來春大姐得了寵，安知不似二娘，亦說我不好？」童蒙道：「四娘看待你我，實在無比，只是諸事不能作主，不過暫幫大娘、三娘，你我亦不可太作了靠山。」童觀道：「這話卻差了。四娘為人第一忌刻，第一隱細，若不乘此時拿住他一個把柄，將來只怕不得這好機會。況且大爺平素最得意四娘，倘大爺回家時，四娘三言兩語，教哥哥替了需大叔的職，咱家豈不揚眉吐氣？」童蒙道：「我非不知有此好處，但青天白日之下，如何下手害人？」童觀又笑道：「我已有法在此，用三寸大桃木人一個，寫上本人生年八字，再將本人用過衣飾一件，一並埋在所住門檻之下，眾人踐踏，不出百日，其人自死。現今本人八字俱已齊備，昨日姑娘說有春大姐繡鞋一雙，正好取來一用。」童蒙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但須機密方好。」童觀道：「裡面的事有姑娘調停，自然機密。你我正好坐聽好音。」

過了些日，又是六月初間。大雨時行，當秦穆公三庚之始。溫風已至，想葛稚川六甲之真。耿朗將次到家，內外俱都整潔。這日東角門已關之後，螢火初飛，蝠聲方起。彩艾偶在角門內行動，隔著門縫，見門外邊似有人挖磚的樣子。遲了好一會，才走了過去。隨即挨到角門下，用手去摸門檻底下的磚，兩邊都是磨磚對縫，石灰砌住，只有當中一塊，大覺活動。心內生疑，知有奇曉。回到房中，並不提起。次日極早起來，到門下一看，果然不像原砌的，又有些濕石灰糊抹。彩艾拿縮頭的寬萬卷書簪兒去磚縫內撥取石灰，不多時撥出一大堆，磚兒益發活動。吃虧那磚是壓在門檻之下，一半在裡，一半在外，急切抽不出來。還是旁邊的一塊磚掀起，方將那磚兒抽出，早使得氣喘櫻唇，汗流蟬鬢。見那土鬆鬆的，再用簪去挖，約有二寸淺深，挖出一個紙包兒，約有三四寸大，軟軟的不甚沉重。彩艾忙將磚灰收拾停妥，用腳踏穩，走到九迴廊內。

打開一看，乃小繡鞋一雙，木人一個，七孔插針。知是鎮壓之物，遂悄悄拿與春曉。春曉看見八字，不覺一驚，及看那繡鞋，分明是在玫瑰花下失去了的，又不覺心下大疑。因說道：「是那個與我不睦，下此毒手？」彩艾道：「五房內賢愚不等，安知便無一兩個見小的人？」春曉道：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招。大約還是我為人不好，才有此報應！」彩艾道：「此事若告明大娘、三娘，怕究不出下鎮壓的人來！」春曉道：「同類相殘，已自可慘。倘再有高似你我的行此醜事，莫不因一個侍女壞了一家的和好不成？況且大爺將近回家，內外大小，俱要以無事為貴，又何必妄自聲張！」彩艾道：「不聲張，是吃啞巴虧了。」

春曉道：「為奴作婢，什麼叫作吃虧？鎮壓不死有人救解，便是命大福長，還要生甚閒事？好姐妹，相處一番，此一件事奉懇切休在人前提起！」彩艾點頭會意，春曉隨將繡鞋收過，銅針木人俱皆燒燬。當日無事，到晚間彩艾的粽子毒日久突發，吐瀉不止。次日又吐瀉一天，將一個活跳的人弄得一絲兩氣。

春曉追問得病根由，彩艾方說自從端午日在九臯亭吃粽子之後，便覺心內發悶，欲吐不吐，欲瀉不瀉光景。不想挨至昨夜，就大吐大瀉起來。若再吐瀉兩三日，料想命不可保。春曉只得告知雲屏，令人延醫調治。醫生說是中了飲食蠱毒，肺胃壅塞，一發之後，大人七天，小兒五日，疾成不救。今幸才得兩朝，足可解釋。因寫下一個安肺淨胃的湯頭而去。

彩蕭又將吃粽子的始末告知春曉，春曉自思四娘雖與二娘不和，但在順哥身上那一番小心在意，不像有殘害光景。想這粽子，無非與那桃木人相似，總是我命中有救。不然前日鎮壓不死，今日順哥毒發，亦是一死。從此後只是自加小心，求二娘的陰靈保護而已。這一來有分教：怨人責己，休休度量，終成主母尊榮。隱臭揚芳，藹藹襟懷，益篤衝兒福履。